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### 第十回 賽孟嘗拳打嚴虎 羅季芳扯倒播臺

卻說嚴虎在臺上誇張大口，口出狂言。徐慶聽了，早將雙足一蹬，飛身上臺。他有飛毛腿的本領，身輕如燕，跳到臺上，聲息全無。副臺上值臺官便叫報名上冊。徐慶道：“俺乃山東徐慶的便是。”說罷，把二個指頭指著嚴虎，喝道：“朝廷設立播臺，原為考取英雄。命你做了臺主，應當盡忠報國，拔取真才，評定甲乙，方像個臺主。你卻口出狂言，只顯自己能為，不問好歹，把人丟下臺去，可惡已極。更加挖人眼目，傷人性命，竟是強盜不如！俺也不要功名，不貪富貴，今日上臺，特來取你狗命！”這一席話，把個嚴虎罵得暴跳如雷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“匹夫，你敢在欽命的播臺上撒野！且到爺爺手裏來領死！”說罷，使個門戶，叫做“童子捧銀瓶”之勢，等他入來。徐慶便使個黑虎偷心，照准嚴虎當心一拳打去。嚴虎將身一側，起左手拘開他的拳頭，將右手照定肩尖一掌打去。徐慶轉身把左手幫在右臂，將他拳頭讓過，進步還拳。

二人一來一往，打了五六十個照面，徐慶漸漸氣力不加。若講輕身縱跳，徐慶遠勝那嚴虎，只拳法實力，卻非嚴虎對手。打到八十余手，被嚴虎使個玉環步、鴛鴦腿，把徐慶踢下臺來。

鳴皋見了勃然大怒，便扑的跳上播臺。二腳恰在臺邊，只立牢得一半，那身子連連搖擺，好似立不定的樣子。臺下眾人倒替他吃驚，都道：“這人要跌下來也。”那嚴虎見了，知道這個名叫“風擺荷花”，是少林的宗派，曉得此人是個勁敵，不比尋常。鳴皋走到副臺，把手一拱道：“生員姓徐名鶴，原籍廣東，寄居江南，揚州人氏，特來考取功名，請上了名冊。”那副臺主姓狄名洪道，乃蘇州人氏，他的表妹便是鳴皋的奔室。

只是他二人未曾會過，彼此皆不認得。當時聽得鳴皋報名上來，知是他的妹丈，只不便相認，遂把花名簿上了。

鳴皋走到臺中，將嚴虎仔細一看時，見他身長九尺，生一張淡紅臉面；額闊顴高二道濃眉，一雙虎眼；大鼻闊口，二耳招風；領下連鬚鋼鬚，好似鐵線一般，根根倒抓；頭上邊扎巾細額，身穿銀紅緞剪兀，足登薄底驍靴，又手立著。鳴皋施個半禮，道：“臺主請了。”嚴虎見他循規蹈矩，是個知禮的人，也還個半禮，道：“壯士請了。”鳴皋道：“生員略知拳棒，本領平常，妄想功名，還望臺主容情一二。”嚴虎道：“好說，請合手。”說罷，便立個門戶，左腳曲起，右手擋在頭頂，左手按在右腰。這個名為“寒雞獨步”之勢。鳴皋將身子帶偏，左手在胸，右手搭在左膊之上，騰身進步，將右手從後面圈轉，陰泛陽的一拳。這叫做“葉底偷桃”，便是破他寒雞獨步的解數。嚴虎將身一側，起左手掀開他拳，右手還他一下。鳴皋躲過他拳，使個“毒蛇出洞”，劈心點來。嚴虎看得分明，使個“王母獻蟠桃”，托將開來。鳴皋將身做一個鷓子翻身，扑轉來，雙手齊下，名為“黃鶯圈掌”。嚴虎將身望下一蹬，把頭向左邊偏過他的雙掌，趁勢使個“金剛掠地”，把右腳在臺上旋轉將來。鳴皋將身跳過，又使個“泰山壓頂”，照嚴虎劈腦門打來。二人在播臺上，你來我往，腳去拳還，只打得眼花繚亂，好似蝴蝶穿花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。足足打了一百余條手臂，不分勝敗。

若論他二人的本領，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，若放在天平內稱來，沒有輕重的。拳法鳴皋勝些，氣力嚴虎大些，扯個正直。只是今日鳴皋有一件吃了虧，所以覺得漸漸下風了。你道為何？只因嚴虎穿的薄底驍靴，鳴皋愛穿高底皂靴，又厚又寬。他仗自己本領，不肯更換緊統薄底驍靴。恰逢了敵手，初起也還不見，打了一個時辰，便覺不靈便起來。

這嚴虎有一個煞手拳，名為“獨劈華山”，乃是一劈手，十分利害，是他師父秘授的看家拳。隨你英雄豪傑，當不起這一劈手，憑你工夫再好，也要打個筋斷骨折。若工夫稍欠些的，便要打齏粉。當時嚴虎用個“蜜蜂進洞”，將二拳向著鳴皋二太陽穴，直打過來。鳴皋使個“脫袍讓位”的解數，將二手並在一處，從下泛將上來，向二邊分去，把嚴虎的雙手格開，故他二手自上圈到腰間。那嚴虎借他分開之力，反手一劈，正對面門劈下，所以偏避不及，將手來格，也是不及。這下煞手拳，不知傷了多少英雄好漢！鳴皋叫聲：“不好！”知道難逃此厄。誰知嚴虎忽然眉頭一皺，也是叫聲：“不好！”這一劈手，他竟不打下來，似乎呆一呆的光景。看官，你道這個時候，呆得一呆的麼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被徐慶一舉，正打在嚴虎的額下。這拳名為“霸王敬酒”，把嚴虎一超，攆下臺來，跌一個仰面朝天。

羅季芳看見，大笑道：“這忘八也會同我跌個一樣！”便踏步上前，一腳踏住嚴虎的胸膛，提起拳頭，一陣亂打。也算嚴虎晦氣，打得鮮血直噴。徐慶也去加上幾拳。鳴皋跳下了播臺，上前扯住道：“獸子，你們再打，便要打死了，不當穩便。”徐慶聽得便住了手，只是羅季芳尚不肯罷休。正在交結，那寧王見臺主跌下播臺，被他們如此攆打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吩咐把他們一齊拿下。那總兵黃得功、副將胡奎，同著參將、都司、游擊、城守，領了護臺軍士，一並前來拿捉。鳴皋、徐慶聽得要拿他們，一齊大怒，道：“他們如此不講情理，我們再打個落花流水！”便在威武架上，各人搶了一條棍子，在臺前打將起來。

正打得落亂紛紛，看的人四散奔逃。那曉得羅季芳把播臺柱子，用盡平生之力向前一扯，只聽得豁辣辣的一聲響亮，那只播臺連著副臺，一齊倒將下來。幸虧看打播的眾人紛紛躲避開了，只壓死軍民人等二十余人，受傷者不計其數。鳴皋見獸子闖了大禍，便同徐慶高叫：“羅大哥，快走！”那時各武員軍士等重重圍裹上來。誰知這獸子不知利害，還在那裏廝打。不多一會，那兵馬大元帥馬天龍得信，引著飛虎軍到來相助。

鳴皋同徐慶見勢頭不好，也顧不得季芳，二人殺出玄都觀來，飛身上瓦房，連竄帶縱，逃出城來。這羅季芳被眾軍士圍住，不得脫身。馬天龍元戎已到，他是有名的第一口名刀，何等利害，季芳如何抵敵得住？遂被眾將擒下，繩穿索綁，押赴獄中。

且說嚴虎打得身受重傷，寧王吩咐官醫療治。將他衣服卸開，只見肩窩上，中一枝小小箭兒。那官醫打將出來一看，卻是二寸余長的一枝吹箭，那箭上有一行蠅頭小字，仔細看時，卻是“獸存子”三字，便呈與寧王觀看。不知誰人暗施冷箭，遍問左右，可曉這獸存子姓甚名誰，何等樣人？眾人妄想猜疑，並無知曉。因問嚴虎平日有無仇人，可知獸存子為誰。嚴虎滿腹思想，亦復茫然。大家多疑為徐鳴皋一黨，只要拷打羅德，諒必知曉。只見副臺主狄洪道稟道：“這個獸存子非是等閑之人，乃一個劍俠之士。昔年在雁宕山，與我師弈棋，曾見過一面，那時只十八九歲的少年書生。他的本領，口能吐劍丸，五行遁術。我曾求他試演劍術，他就坐中草堂並不起身，把口一張，口中飛出一道白光，直射庭中松樹。這白光如活的一般，只揀著一棵大松樹上下盤旋，猶如閃電掣行，寒光耀目，冷氣逼人。不多片刻工夫，把裸合抱的樹樑枝，剝得干干淨淨，單剩一段本身。我師言他又善用吹箭，百發百中。若他用了藥之時，卻是見血封喉，立時斃命。比了國初何福的袖箭，更加利害。嚴師爺中的，諒不是藥箭，還算僥倖哩。”

寧王聽了將信將疑：“難道世間有如此本領？他與嚴虎何仇，卻去損他則甚？”因問洪道：“你的師父叫甚麼名字？”洪道說：“我也不知他姓名，但知道號叫做漱石生。”寧王吩咐府縣，把羅季芳三敲六問，並無口供，只說徐鶴、徐慶俱不認識，亦不知什麼放箭之人，只得仍舊監禁。不知季芳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